

长篇传记体小说

太极

英雄传奇

● 柯兴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长篇传记体小说

太极英雄传奇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极英雄传奇/柯兴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11

ISBN 978-7-5006-9025-2

I. ①太... II. ①柯...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7049 号

责任编辑:常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79077 门市部电话:(010) 84039659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1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6.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目 录

第一章 马四爷过世 马有清九死一生	001
一、珠宝大亨马四爷过世了	001
二、马有清真是九死一生	003
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07
第二章 出国受阻 练拳初识杨禹廷	009
一、马有清移居香港,泡了汤	009
二、练太极,马三少巧遇梦中少女	010
三、初识太极拳恩师杨禹廷	013
四、中山公园十字亭里显身手	015
第三章 心仪少女 中山公园识柳莹	018
一、结识心仪少女柳莹	018
二、都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谁怕谁	021
三、东来顺为马有清立了个饭折子	022
第四章 一套太极 得练三年零一季	025
一、杨老师至今没给“开手”	025
二、柳莹说马有清学练太极拳有慧根	028
三、一式是太极,式式皆太极	031
四、一套拳,得练三年零一季	034
五、柳莹、潘子强探望马有清	037
第五章 拜师入门 有清成关门弟子	041
一、拜师难,入门更难	041
二、走投无路,想起一个穷酸知识分子	042

三、拜师入门,马有清成了关门弟子	045
四、筒子河,流淌的是多情的水	046
五、陈副部长光临十字亭	048
六、陈副部长对太极拳理解独到、深刻	051
第六章 练会形意八卦 神鬼都不怕	054
一、形意拳与胡教练	054
二、练会形意和八卦,神鬼都不怕	058
三、一块漂亮的白手帕	060
第七章 太极泰斗 一代宗师吴图南	064
一、一个神秘的女孩儿	064
二、太极泰斗吴图南	066
三、谁是龙,谁是虎	068
第八章 武术大赛 一人得了俩冠军	071
一、内联陞的布底鞋,就是好	071
二、北京武术大赛及杂式捶	074
三、北京城区武术协会,终于成立了	076
四、王羲之和《兰亭集序》	079
第九章 部长驾到 带来一个好消息	082
一、雨虽大,没有两个年轻人的决心大	082
二、崇文门外花市中头条的大“红旗”	084
三、太极泰斗吴图南择徒极严	085
四、要过师兄杨禹廷这一关	087
第十章 终生难忘 拜了师傅吴图南	090
一、终生难忘的拜师会	090
二、才子才女,观赏唐花坞梅展	092
三、吴图南的家大安儿胡同	094
四、宝剑遗侠士,红粉赠佳人	096
五、三手看家绝活	098



第十一章 大黑个子 果真是来砸场的	101
一、正骨神医席守义	101
二、来了个黑黢黢的大块头	103
三、大黑个儿真的是来砸场子的	105
四、十字亭里教训赵大纲	108
五、奇云法师现身	110
第十二章 法师出山 奇云结缘马有清	113
一、奇云法师和马有清结缘	113
二、请奇云法师出山	115
三、太极拳,也叫太极十三式	117
第十三章 奇云法师 细述密宗大悲拳	121
一、奇云法师的陋室和密宗大悲拳	121
二、奇云法师与红螺寺	123
三、密宗大悲拳的来历	125
四、大悲拳的书稿,不翼而飞	127
第十四章 虚心求教 师傅传授凌空劲	129
一、如何才能学得密宗大悲拳	129
二、杨式太极的松功	132
三、太极拳的凌空劲	135
四、奇云法师的爱与恨	136
第十五章 高空摔叉 奇云大闹怀仁堂	138
一、奇云法师的高空摔叉	138
二、正骨医生的神力,敌不过断腿和尚	140
三、奇云法师大闹怀仁堂	143
四、九环禅杖戏冈村	145
第十六章 千山受戒 徒步离京去东北	150
一、从北平,步行去东北千山受戒	150
二、买月票借别人的照片,新鲜	152
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155

四、武协副秘书长想以权学拳,笑话	157
五、从大悲拳,到少林柔拳	159
第十七章 看望柳莹 是友情不是爱情	162
一、改革太极拳,遭遇惹祸的主儿	162
二、单换掌,是八卦掌的第一掌	165
三、去农村,看望柳莹	168
四、是友情,是爱情?	171
第十八章 神鬼难测 变化多端的太极拳	174
一、枪打出头鸟	174
二、怀揣炮捶,却披着一件太极袈裟	177
三、一交手,出手就是搬拦捶	180
第十九章 打虎上山 仿佛就是杨子荣	185
一、部长夫人的“大中华”香烟	185
二、马有清被“罢职”,被“夺权”	187
三、仿佛就是杨子荣打虎上山	189
四、喝完洗脚水,再喝二锅头	193
第二十章 今夕话别 不知何日再重逢	198
一、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98
二、今夕话别,何日能再重逢	201
三、沉默是智慧是魅力是力量	206
第二十一章 总分第一 稳拿团体冠军	209
一、稳拿团体总分第一名	209
二、十天拿下前六名,团体总分获第一	213
三、吴图南深夜来到花市中头条	215
第二十二章 本性难改 欺师灭祖是混蛋	220
一、石窠里蹦出来的孙猴子,大闹春节	220
二、一个欺师灭祖的混蛋	224
第二十三章 在劫难逃 师徒两家同被抄	229
一、“文化大革命”,在劫难逃	229



二、中山公园的一场流血事件	232
三、“半文堂主”吴图南	234
四、花市中头条马有清家被抄	236
第二十四章 劫后余生 寻找部长和柳莹	239
一、红卫兵不全是好东西,也有趁火打劫的	239
二、“九指”潘子强,鱼鳖虾蟹成了精	241
三、陈副部长、柳莹,你们在哪里呀	245
第二十五章 惨遭毒打 奇云法师魂归西	248
一、马有清自身难保,还牵念着奇云	248
二、奇云法师被打得皮开肉绽	251
三、奇云法师已然魂归西天	253
第二十六章 天外有天 强中自有强中手	259
一、鸡鸣狗盗之辈逞凶狂	259
二、至今不知柳莹在哪里	261
三、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	264
第二十七章 被打趴下 大力神威风扫地	266
一、大力神,被打趴下了	266
二、江山依旧,物是人非	269
第二十八章 资产阶级 下放农村去改造	272
一、资产阶级分子,最脏最累的活儿让他干	272
二、人要善良,恶人没有好下场	275
三、把马有清下放到农村,好好改造思想	278
四、懊恼青龙偃月刀,华容道上未斩曹	282
第二十九章 没路可走 就什么都能干了	286
一、杨秀店,一个雁过拔毛的地方	286
二、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287
第三十章 奉命行医 反被批破坏指示	290
一、到了农村什么都得干	290
二、让马有清义务看病,还要批判他无照行医	293

三、奉命行医,反倒说他破坏“六·二六”指示	297
四、没有正确思想等于没有灵魂,我就没灵魂	300
五、大队支部书记偷偷来求马有清	303
第三十一章 无可奈何 虎落平阳被犬欺	308
一、阎老六非置马有清于死地不可	308
二、苍鹰独立时,恶鸟不敢飞	312
第三十二章 斯人已去 郊外坟前祭柳莹	317
一、淡泊名利,潇洒达观	317
二、决心去寻找柳莹	320
三、柳莹,一个多么美丽的生命	323



第一章

马四爷过世 马有清九死一生

一、珠宝大亨马四爷过世了

1962年重阳节过后，马有清从香港乘上了北去的列车，他的心才踏实！他才蒙蒙眈眈地有些睡意。他多日疲劳而倦怠，虽死里逃生然而仍旧病魔缠身的躯体，这才有点松弛，有点舒适。他动也不动，似睡非睡。

哦！他在香港终于殡葬了他的爸爸，他终于把那个人称马四爷而且声名显赫的珠宝大亨马四爷，埋在了香港的坟茔地，尽到了做儿子的孝道。

1962年，重阳节未到，马四爷自觉身体不支，唯恐来日不长，便把他最疼爱的唯一留在中国内地的三儿子马有清叫到香港来。马有清坚持要昼夜守护着爸爸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一定要尽最后的孝道。

马四爷叹口气说：我老他老终有一天你也老，人生自古谁不老？早老晚老总都要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是你还年轻，离老还远着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清，你虽然娶妻生子，可你如今刚刚三十出头呀！你的社会阅历还这样浅，未经世事，不知世事险恶。唉，有清呀，你又是那个没有心计的人，这样为人处世，我只担心你在社会上会吃亏的。论心计，你不如你二哥；论经商，你又不如你大哥。

爸爸的话，似乎是诀别遗言，有清只是默默拭泪。

马四爷抚摸着幼子有清满头的乌发说：爸爸对不住你呀，当初北平解放前夕，我卖掉了前门大栅栏玉器店的全部珠宝玉器，带着你们哥儿三个去香港发展。但是你死活不去！我也不该由着你的性儿，由你一个人坚持留在中国内地，留在北平，我能放心吗？现如今，中国的政治形势

越来越紧张了,大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时候你要想办理移居香港,难啰。但是,你回北京后,一定要争取尽快办理移居香港的手续。

马四爷的大儿、二儿,自从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父亲把他们带到香港,他们就一直跟随父亲在香港或世界各地经营珠宝事业,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已然是这个行当里真正的行家里手。父亲在香港、在国外有多少公司有多少房地产,他们心里全都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做人并不吝啬,这十多年,每月给三弟有清寄钱一直都是他们亲自办理的。

马四爷的二儿子,原是中国内地建国前北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北平解放前夕跟着老爹马四爷去了香港。建国第二年他又回到内地,和当年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联系上了,这个负责人在公安机关工作,他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于是,领导重又把他派到香港从事秘密工作。他对马四爷的公司财产也是了如指掌。

一句话,马家的老大老二,对他们的爸爸马四爷的经济业务、财产状况,全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他们之间是谁也甭想糊弄谁!

不知马四爷察觉没察觉,大儿二儿的真实思想到底是怎样,反正他在临终的时候,再三再四地嘱咐大儿二儿:你们的三弟有清,现如今还一直留在中国内地;你们一定要帮他办理来香港定居,和你们一块儿来继承我们马家的财产。

儿子们发誓,爸爸一走,他们头一件大事,就是想方设法把三弟有清移居香港,共同经营马家的珠宝事业和财产。

马四爷临终前,对守候在身边的有清说:我最担心你的身体,你自幼身体羸弱,一定要坚持锻炼。没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即使你有万贯家产,又有什么用!马四爷还说,凡事必须要有恒心毅力,才能成功;而你有清缺的,正是恒心和毅力。

没过多久,1962年重阳节的当天晚上,年仅65岁的香港大珠宝商,终于扔下万贯家产走了!三个儿子忙活马四爷的丧事,真正最悲痛最伤心的莫过于三儿有清了。

过度的劳累和过分的悲伤,终于使那位三少爷马有清也病倒了。

妈妈念着刚刚去世的丈夫的话,她恳求两个哥哥:你们的三弟病成



这样，怎么回北京？你们再想想办法，把签证延期半年。

二哥说，不行啊！香港是法制社会，不讲情面的呀！要不这样，三弟先回北京，回去以后先办理来香港的护照。

马有清虽然病得厉害，可心里明白。他寻思，哥哥们安排我走，也是迫不得已，在香港的签证到期了嘛。他说他不会超期的，爬也要爬回北京去。回到北京以后，待病好了，他马上办理来香港定居的事，反正，绝不辜负爸爸临终前的遗言。

大哥支持三弟的做法，希望他一回北京立即就办理移居香港的手续，尽早成行。

二哥对有清说：三弟，你就放心回中国去吧，北京崇文门外花市中头条有咱们马家的老宅，三套院，十几间房子，大四合院，回去你先住着嘛。我们这边每月再给你寄去50美元，就足够你花的了。有清点点头。

二哥又说：我很快就回北京，我一回北京立马就和北京公安方面联络，让他们尽快给你办理来香港定居的护照。你回去以后，也一定要抓紧办理移居香港的护照和一切手续。三弟，我们等你回来好分咱爸爸的财产哪！

……

火车，越过高山大河，穿过万里关山，不停地向北奔驰。

马有清坐在火车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两行热泪，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流淌出来，顺着他年轻英俊的脸庞流下来，他从心底里呼唤着他逝去的爸爸！

爸爸的死，仿佛带走了他的半个生命；爸爸的死，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从未有过的失落，他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绞心的疼痛，什么叫失魂落魄。孤独和失落，使他绝望；疼痛和绝望把他击垮，他终于病倒了，险些送了命，去追寻他爸爸远逝的灵魂！一个人，可以经得住千难万险，千锤万击，可有时，却经不起感情的折磨。人的感情，是十分脆弱的！

二、马有清真是九死一生

马有清回到北京，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快一个月没出门了。

他刚刚能扶着墙走路的时候，头一桩要办理的便是到公安机关申

报移居香港定居的事情。他想他二哥早已和内地公安机关方面联系过了，早已把招呼打到了，他只要去公安局把情况一说，告诉人家他是谁，公安机关立刻就会替他办护照了。

可哪里料到，当他说明情况以后，公安方面的同志只说了一句话：噢，你就是崇文门外花市中头条那个香港大富商的三少爷马有清啊？好！好哇！……嗯，原来你就是马有清，好哇！

然后，他们就再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冲着马有清冷笑，直笑得他神情发愣，神经发毛，笑得他心里害怕浑身起鸡皮疙瘩。最后人家冷冷的硬邦邦的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回去等着吧！

那就回去等吧，可是，一等也没信儿，二等也没人理他！

他不知道他二哥和公安部门到底说没说，到底怎么说的，都说了些什么。公安部门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

他的病情更重了。哪怕关门的声音大了，他也得吓出一身冷汗。弄得老婆孩子出来进去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声响来，生怕把他吓死。

他自己也觉得，这次他是难逃一死了！他感觉此番必死无疑，他常常昏昏沉沉，在冥冥之中仿佛神志飘渺，追寻着灵魂早已远逝了的老爸。

北京的春天，风沙肆虐，常常刮得人睁不开眼。

这天，风停了，天放晴了，春天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马有清挣扎着起了床，下了地，说是要出去走走，转转，溜达溜达，如果身体还撑得住，也许顺便去医院瞧瞧。反正从花市中头条出来往北拐，过了中国美术馆不远就是宽街中医医院。

夫人满爱琴怕他摔着，可怎么拦也拦不住他。他只说出去遛遛就回，总不能躺在家里等死吧？他得看看病去吧？就算死马当活马医，也总得去医院瞧瞧吧？

爱琴让他给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雇辆出租车，他不干，雇出租车那还算溜达？他年轻，好胜，逞能，硬是骑着一辆罗宾汉，从崇文门外花市中头条出来，晃晃悠悠地往宽街中医医院骑去。车是绝顶的好车，那是没得说了：罗宾汉，英国造，绿色的，像是凤头车，又结实，又漂亮。唉，可惜骑车的人不顶活，大约一个指头就能把他从车上戳下来。



马有清骑着车，晃晃悠悠慢慢腾腾地顺着道边往前走。

人行道两旁的洋槐垂柳，早已绿满枝头。微风吹来，柳枝拂荡，春天第一批跑到街上来的杨花柳絮，飘飘洒洒，吹拂到人们的脸上，像是春天的小手搔在身上，直痒到人们的心坎儿里。春天，真像是一个多情俊美的少女！

春天溢彩流光的景致，从他的身边一飘而过。一个生命垂危命在旦夕的人，哪有欣赏美景的雅兴？他只觉得浑身发凉，心在往下沉，仿佛体验到了死的滋味。

马有清仍旧昏昏沉沉，两脚像是踏在棉花上，身子像是在雾里飘荡，仿佛灵魂已经脱壳，身不由己了——我这是要到哪儿呀？去天堂吗？

呃，不！他不是去天堂，他是去医院，去宽街中医医院。他不想死，也不想放弃香港父亲留下的庞大财产。他要活下去，他要为新中国做贡献！他才刚刚三十出头，仍旧是风华正茂的岁月，他的前途才刚刚开始，在人生的旅途上才刚刚起步。他怎么能死呢？他要和死神搏斗，要和病魔争高下！他要用他那颗年轻的心，用他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把他濒临崩溃的躯体，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到了宽街中医医院的大门口，他把车子往门口一支，便晃晃悠悠地进去了。

医院一楼大厅四周的椅子上，坐满了来看病的人。护士怀里抱着病历，来往穿梭。

他走进去，又晃晃悠悠上了二楼。刚一上楼梯口，正碰着一个女护士从他眼前过。那女护士刚走出两步远，突然收住脚，扭回头，惊惊愣愣地瞅着他。

其实那女护士碰到他，心里头不由得一阵惊颤：这小伙儿的脸儿怎么是绿的？

她问：同志，你……你怎么啦？什么病？

马有清有气无力地说：不知什么病。反正，有一点声响，我常常给吓出一身冷汗。

那女护士倒抽一口冷气，很认真地说：你别在这儿等了，到楼下去，把病历先给我吧。

马有清把病历给了她，自己便到了一楼，他找个犄角，坐到椅子上，一侧歪，眼皮也懒得抬起来。他感到昏昏沉沉，仿佛将要陷到地下，大地也仿佛在脚下塌陷。

工夫不大，那女护士从一个楼门里出来，喊他的名字。他答应着跟过去往门上一瞧，门玻璃上写着三个挺大的红字：院长室。护士推开门让他进去。

靠墙边有两个大沙发，中间一个小茶几。南面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士，大概他就是中医医院的院长。他对面坐一个胖老头儿，六七十岁，正在开方子。方子都不是自己开，他说，旁边一个年轻大夫往方子上记。马有清进来，他头没抬，眼皮儿没挑，理也没理。

过了一阵子，只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伸手。

马有清忙伸出手。同时他心里却想：望、闻、问、切，是中医看病的四大方法。这个胖老头儿，看也不看我一眼，问也不问我一声，闭着眼睛就看病了？

胖老头儿号完他的这只手腕，又号另一只。号完脉，他一指那位院长说：院长，您号号。

院长号完，眨巴眨巴眼睛，低声问：李老，二指脉，我怎么号不出来？

胖老头儿仍旧没看马有清一眼，只对院长说：您是摸不出来，他那儿有一个坑儿！

怎么，二指脉的地方出坑了？马有清望望自己的手腕子，没有坑呀？胖老头儿是不是有点儿老眼昏花？

他正琢磨，姓李的胖老头儿偶然抬眼瞥了他一下。这一瞥不要紧，李老吃了一惊，心想：这么年轻，穿得挺干净，长得也挺标致，样是样，个儿是个儿，怎么就那张脸是绿的？像一张死人脸！李老问他：家住哪儿？

崇文门外。马有清回答说。

李老眨巴眨巴眼，还是眼皮儿没抬一下，又问马有清：家住崇文门外？崇外哪儿？

马有清告诉他，住崇文门外花市中头条。

李老听了一怔说：花市中头条？解放前，崇文门外花市中头条有个叫马四爷的，人称马四爷，认识他吗？



马有清说马四爷就是我父亲。

李老这回抬眼瞧了瞧他，说马四爷可是当年京城出了名的啊，大珠宝商，门脸儿虽然在前门外大栅栏廊坊二条，可整个北京城有谁不知马四爷大栅栏的珠宝店呀？解放前他变卖了所有的珠宝财产去了香港，他现在怎么样？

马有清告诉他，我爸爸马四爷已经过世了。

李老摇摇头叹口气：马四爷过世了？可惜，可惜啊！

这天，李老给马有清开了一个方子，六味药。抓完药，包好，也就烟卷盒那么大，俩烟盒那么厚，六味药，都挺便宜的。

他告诉马有清：明儿再来。先开这付药吃着，有什么感觉明儿个都告诉我。

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马有清拎着小药包，霜打似的出了中医院，他想租一辆出租车，把自行车搁在后车厢上，坐出租车回家。他不想玩儿命，不想玩儿完，名医李老的话不可不听！再说，他也确实连骑自行车的劲儿都没有了。可是这里离电话亭太远，不能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租车。

来看一次病，他自觉得很累很累。他便靠在一根电线杆子上，谁知身不由己哧溜一下蹲到地上去了，他就势靠在电线杆子上闭上眼睛，想喘口气，歇一歇。

同志，您怎么了？要不要我帮您做点儿什么？

谁在问他？马有清懒懒地睁开眼，无精打采地抬起头，他看见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少女站在他跟前，是她跟他说话。那少女的清纯秀美，神情之中的温婉善良，气质是那么纯美——像一块美玉，玲珑剔透；像一个天仙，飘然而至。

他的脑袋里，突然闪出《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自小生长在女孩儿堆儿里的马有清，从没见过像眼前这样的可爱女孩儿，令他感到震惊、心动，他似乎忘记了该做什么。

您是来看病的吧？就您一个人吗？没有人陪您一块儿来吗？那姑娘又问，声音还是那么柔和，柔和得有如春风拂面。马有清勉强睁开眼，瞧

了她一下,只是摇摇头。

那姑娘说:那我帮您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叫辆车,送您回家吧?

正在这时,远远地从北边过来一辆出租车,空的,姑娘看看马有清,又朝出租车指了指。马有清无力地只轻轻点了一下头,姑娘会意,赶忙把车截住,又帮他把自行车搬到后车厢里,然后扶他上了车。她很真诚地问他:您自己回去能行吗?要不要我送送您啊?

马有清说,不用,谢谢。他自己能行。

他坐在车上探出头向那个姑娘懒懒地挥了一下手,心里很感激她。

他到家刚下车,正好妻子满爱琴走出来,看见他坐着出租车回来,便问,自行车放炮了是怎么着?马有清挥了一下手,说:回家细跟你说。

